

庸
筆
記
盒

清

5

065499

K252.6
2
3

庸 齋 笔 记

(清) 薛 福 成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B 065499

庸盦笔记

(清) 薛福成 著

丁凤麟 张道贵 点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11100·112 定价: 0.76 元

责任编辑 陆国斌

出版说明

《庸盦笔记》系晚清政论家薛福成的见闻随笔。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年）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早年以副贡入曾国藩幕，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历任浙江宁绍台道、湖南按察使，晚年任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他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有较深切的了解，鼓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主张变法，是戊戌变法前一位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

本书是作者从自己在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间所作的随笔中删存编纂而成的，全书共六卷，分史料、轶闻、述异、幽怪诸门类，说古道今，内容甚为丰富。作者采录了不少宝贵的晚清政治、经济及社会习俗等方面的资料，也记述了不少饶有风趣的遗闻轶事，既能供文史工作者参考，亦能使一般读者增加对晚清社会的了解。然而，作者作此书的宗旨在于“挽回世道人心”，“有裨经世之学”，因此书中夹杂着不少封建伦理说教、因果报应及荒诞不经之说。

此书的体例、分类及编目皆作者亲手所定，然生前未及刊行，后由其子薛慈明将遗稿交薛氏门人萧山陈光淞校理，并于光绪二十三年刊行问世。这次校点此书，以光绪二十三年遗经楼刊本为底本，参校了宣统二年扫叶山房刊本及薛氏其他著作，底本中的个别误字皆径行改正，不另说明。

庸盦笔记凡例

- 一 是书于平生见闻随笔记载，自乙丑至辛卯，先后阅二十七年。所记渐多，始自删存，其有精蕴及有关系者，复各以类相从，不能尽依先后为次。诸篇于近世钜公名人，或称其谥，或称其字与官，盖所述之人，生死不同，而所称之官，又有前后不同者，则以纂述非一时故也。若必追改为一律，转失核实之意，所以各仍其旧。
- 一 昌黎韩子有云：“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兹编亦颇存此意，虽不过随时涉笔，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尝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经世之学，惟所书善恶，务得其实。善者，则尽力表章，不嫌溢美；恶者，则慎之又慎，必为世所共弃者，而后加贬绝焉。以附善善从长，恶恶从短之义。
- 一 是书所记，务求戛戛独造，不拾前人牙慧。固有当时得之耳闻，而其后复见于他书者，则随手删去。亦有一二偶未见及，致未尽删者，然各记所闻，其用笔亦稍不同矣。
- 一 笔记与文编相为表里。凡关系大局之事，与其人最可师法，堪备史料者，既有一二十篇刊在《庸盦文编》矣，笔记中即不复赘。
- 一 史料一类，涉笔谨严，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参私见。即轶闻、述异两类，无不考订确实。惟幽怪一类，虽据所

闻所见，究觉恍恍难凭，以其事本无从核实也。盖神怪虽为圣人所不语，然孔子又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体物而不可遗，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谓微而显也，故并录之。

- 一 笔记据平日见闻，随意抒写，亦间有阅新闻纸，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核实者录之，以资谈助。今于新闻纸得轶闻二条、述异四条、幽怪二条，为删其芜冗，存其简要，各附于本类之后。

庸盦笔记目录

卷一 史料

- | | |
|----------------|-------------------|
| 裕靖节公殉难(1) | 蒲城王文恪公尸谏(2) |
| 劫数前定(4) | 讷相临洛关之败(4) |
| 江忠烈公殉难庐州(5) | 科尔沁郡王擒获林凤翔、李开方(7) |
| 温壮勇公守六合(10) | 张忠武公逸事(11) |
|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12) | 肃顺推服楚贤(14) |
| 巡抚折藩司之焰(15) | 庚申杭城之陷(16) |
| 蔭臣忧国(16) | 咸丰季年三奸伏诛(17) |

卷二 史料

- | | |
|----------------|--------------|
| 慈安皇太后圣德(25) | 嘉顺皇后贤节(26) |
| 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瑞(27) | 贼犯岁星致败(28) |
| 威毅伯攻克金陵(29) | 李秀成被擒(30) |
| 张洛行被擒(30) | 谢忠愍公保卫天津(31) |
| 星变奇验(34) | 多忠勇公薨于整屋(34) |
| 曾左二相封侯(36) | 骆文忠公遗爱(36) |
| 劳文毅公善居危城(39) | 邓子久中丞被害(40) |
| 潘忠毅公遇害(42) | 任柱、赖汶光伏诛(45) |
| 总兵陈国瑞骄暴取戾(46) | 左文襄公晚年意气(49) |

枢廷忌满六人(51)

彭尚书回翔文武两途(52)

谈相(53)

卷三 轶闻

四千五百余年元鹤(55)

鬼神默护吉壤(56)

桂林刘仙岩(58)

杀字碑(58)

学使旧宅(59)

入相奇缘(59)

查钞和珅住宅花园清单(61)

学政、总裁先后甄拔得人(66)

某制军为乞丐(68)

东方三大(68)

四子书集注宜熟读(69)

穷达有命(69)

学使以快短明衡文(70)

河工奢侈之风(71)

县令意外超迁之喜(73)

名医治中消病(74)

猛药不可轻尝(75)

禄命同而不同(75)

讞狱引律同而不同(76)

六指人冤狱(77)

戊午科场之案(78)

良吏平反冤狱(80)

墨吏设誓受谴(81)

早慧不寿(82)

太监安得海伏法(82)

曾文正公挽联(84)

曾文正公劝人读七部书(85)

《圣武记》叙川楚教匪谋篇尚
未尽善(85)

《盾鼻随闻录》当毁(86)

《庸闲斋笔记》褒贬未允(87)

微员食禄有定数(88)

死生有命(88)

戒鸦片烟良法(89)

右旋白螺(90)

孤竹古松(附)(91)

古墓现宝(附)(91)

卷四 述异

曾文正公始生(92)

左侯相之梦(93)

汉惠帝后裔在爪华岛(93)	徐庶成真(95)
郭汾阳王墓被掘(96)	桃花夫人示梦(97)
马端敏公被刺(99)	张汶祥之狱(100)
知府被刺(101)	知县被戕(102)
水神显灵(104)	贾庄工次河神灵迹(105)
武员唐突河神(107)	河上旋风(108)
忠灵破贼(108)	已死七日复生(109)
狱囚囚官(110)	闸刀杀人(111)
草毒一日杀百四十余人(111)	愚民含忿轻生(112)
柁工谋财酷报(112)	娶妾得泥佛(113)
雷震总兵(114)	雷殛恶人(114)
雷救人命(115)	剧盗婉言辞雷击(116)
雷疑(116)	雷殛学徒(117)
雷击水缸(118)	一日中雷殛三人一死二 活(118)
宁远府城地震(120)	长沙火药局灾(121)
火药之灾(121)	龙阵风之灾(122)
己丑八月祈年殿灾(123)	太平火药局灾(124)
福星轮船沉没(125)	轮船失火(126)
中泠泉真迹(130)	徐州府署中苏姑墓(130)
湄洲大鱼献灯油(131)	蛟龙利害悬殊(131)
白龙朝山(附)(132)	发蛟(附)(132)
巨蛇出游(133)	物性通灵(134)
物性相制(135)	雷击巨蝎(136)
生吞壁虎(136)	蛇跌鳖(附)(137)
永平古迹(附)(137)	

卷五 幽怪

- | | |
|------------------|---------------|
| 魁星为学徒换心(138) | 亡兵享关帝庙血食(140) |
| 宝应戚烈妇祠(140) | 殉难知县显灵(142) |
| 浩劫前定(142) | 故相索命(143) |
| 大臣某公转生为光州牧女(144) | 鬼骂陈尚书(145) |
| 玩视民瘼酷报(145) | 山东某生梦游地狱(146) |
| 江南某生神游兜率天官(151) | 汉宫老婢(164) |
| 北齐守官老狐(169) | 北齐李后为地仙(172) |
| 后唐韩淑妃为真仙(174) | 神护汉陵(177) |
| 狐仙谈历代丽人(178) | 牛太守前生为战马(184) |

卷六 幽怪

- | | |
|---------------|---------------|
|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186) | 嫁女争花轿酿人命(186) |
| 立誓减寿游庠(188) | 麻姑缔姻(188) |
| 扶乩问题(190) | 扶乩奇验(190) |
| 城隍神世故(191) | 生作城隍三日(192) |
| 死生前定(192) | 蓬莱仙迹(193) |
| 缢鬼为祟(193) | 淑灵呵护家人(194) |
| 水鬼白昼拉人(195) | 水鬼假冒舢板船(196) |
| 鬼笑可畏(197) | 新鬼回家(198) |
| 庸医杀人有定数(199) | 村童夜陪鬼饮(200) |
| 狎游客遇无常鬼(201) | 杨孝廉遇煞神(201) |
| 离婚酷报(202) | 鬼魅现形(202) |
| 鬼负坏墙(203) | 旅鬼索路凭归费(204) |

镇江府学署中鬼声(204)	荒徼人鬼杂处(205)
人鬼对谈(206)	旧鬼玩月(208)
鬼买糕哺子(208)	鬼欺衰老(209)
东平州牧相尸遇鬼(209)	冤鬼鸣冤(210)
厅署猫精(211)	怪物幻形(211)
蒙阴狐报仇(212)	宁绍台道署内狐蛇(213)
蛇死为祟(214)	巨蚌成精(214)
树灵报仇(215)	孝子获福(217)
李游戎遇魅(附)(218)	苏州瑞光塔蟒蛇(附)(218)
蔷薇祟人(219)	
陈光淞跋(220)	

史 料

裕靖节公殉难

道光年间，靖节公（裕谦）由知府荐擢封圻，英锐任事，亦颇讲求吏治。自禁鸦片烟之事起，英吉利陷定海踞之。于是林文忠公以两广总督被劾落职，而大学士文勤公（琦善）往代其任。琦相力主和议，许以香港割畀英人，以易定海。是时，裕公已署两江总督，每论时务，慷慨激发，坚持清议，疏纠琦相之咎，而推服林公甚至。庙谟亦已中变，褫琦相职，逮下刑部狱，命将分道出师，络绎赴浙粤诸省。而裕公以钦差大臣驰抵镇海视师，提督余步云为之副。当是时，英人因与琦相议和，已让定海，而尽调兵船南驶。朝廷遣总兵葛壮节公（云飞）、王刚节公（锡朋）、郑忠节公（国鸿）率师驻守。裕公所携制兵四千，皆由各省分调，畸零凑集，号令不齐，且承平日久，未经训练，实不耐战。余步云尤恇怯巧滑，善结奥援，屡冒军功，加太子少保。营外掘濠如浅沟，一孺子能逾之，远近皆知其不足恃也。裕公驻镇海城内，步云驻招宝山。一日，裕公望见招宝山上有白旗，颇心疑之，乃劝步云以竭诚报国，且与之盟。步云伪称足疾，勉强莅盟。有一英人名啍哩，以舢板船搁浅，为浙民所擒。送至大营，裕公命生剥其皮，并抽其筋以为马缰，呼号三日而后死，其声惨厉异常。英人闻之，怒曰：“中国自命为守礼义之国，而酷虐不仁如此乎？”会广东亦旋和旋战，久

无成议。英遂驰兵船复攻定海，陷之，三总兵同日战死。英兵进攻镇海，用舢板船蚁附登岸，而余步云守招宝山之师先溃，诸营继之。裕公自投泮池，水浅不得死。一武弁负之以趋，雇得小舟，仅与幕友陈若木、吴如渤二人退至宁波。宁波吏民皆已仓皇惊扰，莫之省者。裕公自登舟，即吞金，坚卧不语。陈、吴二幕友，亦惟恐裕公之急切不能遽死。次日黎明，舟过慈溪县城，幕友往舱中抚之，已冰。皆喜曰：“公薨矣！”遂往告县令殓殓之。余步云始奏称退守宁波，而英人陷宁波。步云奏称退守上虞，且言裕谦大营先溃，以致各营相继奔逃。复奏言：“闻裕谦率其幕友家丁，舟过慈溪，不知所往。”于是宣宗皇帝谕旨，叹恨用人之难，谓柔懦无能者既愆事，而刚果有为者复鲜效也。陈若木者，以字行，宜兴人，习刑名，痛裕公之为步云所卖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诉冤之辞，遣裕公旧仆赴都察院呈递，而步云始奉旨逮问。然步云供辞狡展，又素通声气，朝贵多隐为之地者，狱久不定，将待以不死矣。刑部尚书李庄肃公（振祜）坚执不允，加以刑讯。步云畏李公之威，一一吐实，不敢复有所隐。谳既上，得旨步云正法，而裕公亦获优恤，建祠予谥，饰终之典隆焉。若木由是名闻江南，凡两江总督到任，必卑辞厚币，敦请入幕，为上宾者数十年。

蒲城王文恪公尸谏

道光中，林文忠公（则徐）以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禁鸦片烟，与英吉利兵船相持海上，宣庙倚任甚至。既而中变，命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驰往查办，严劾林公，革职遣戍新疆，尽撤守备，与英吉利讲和。于是舆论哗然，皆骂琦善之误国

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贤，而惜林公之不用也。其后河决祥符，上命大学士蒲城王文恪公（鼎）临塞决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见林公，倾诚结纳，且言还朝必力荐之。及大工合龙，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还朝，力荐林公之贤，上不听。是时，蒲城与穆相同为军机大臣，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穆相笑而避之。或两人同时召见，复于上前盛气诘责之，斥为秦桧、严嵩，穆相默然不与辩。上笑视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牵裾，终不获伸其说。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其夕自缢薨。是时，新城陈孚恩为军机章京，性机警，最为穆相所宠任。方早朝，军机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驾而出，急诣蒲城之宅。其家方抢攘无措，尸犹未解下。盖凡大臣自缢，例必奏闻验视，然后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检衣带中得其遗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荐林公也。孚恩谓公子编修某曰：“上方怒甚，不愿再闻此言。若奏之，则尊公恤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子而犹欲仕于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为尊公邀优旨，子其图之。”会张文毅公（芾）亦至，文毅故穆相最亲厚之门生，而亦蒲城同乡且门生也。相与共劝编修，编修从之。孚恩代为起草遗疏，以暴疾闻。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孙三人皆俟及岁时带领引见，饰终之礼隆焉。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枢垣，呈穆相。穆相大喜，于是推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而张公亦于数年间由翰林跻卿贰。惟编修以不能成父志，为蒲城诸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亦自愧恨，遂终身不复出。蒲城薨未几，而林公召还，复为陕西巡抚。世俗皆言自蒲城薨后，宣庙常闻空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赐还。

此说虽未尽然，然亦足见人心所归仰云。

劫数前定

兵燹之劫，皆有定数，余既屡著于笔记矣。咸丰癸丑二月金陵之陷，粤贼募得黔人之善挖煤者，由仪凤门穴地火攻而入。至同治甲子六月，威毅伯中丞曾公仍募得其人，由太平门外穴地火攻而入，斯事固已奇矣。尤奇者，常州府城以咸丰庚申四月初六日午时为粤贼所陷。今傅相合肥李公之巡抚江苏，也以同治甲子四月初六日午时攻克常州。相距匝四年，而一失一复，月日時皆不爽，谓非有定数而能如是乎。至如上海，以道光壬寅陷于英吉利，咸丰癸丑复为群匪所踞，迨粤寇之难，四乡虽为战场，而城独不陷。宁波亦以道光辛丑陷于英吉利，同治壬戌复为粤贼所陷，迨光绪乙酉法兰西以铁舰来攻，竟不能入口。大抵兵燹之劫，重于前则轻于后，冥冥中若有为之主宰者焉。

讷相临洛关之败

故相讷近堂阁部（讷尔经额）之总制直隶也，酣嬉废事，吏治日坏。咸丰三年，以钦差大臣督兵驰救怀庆，适贼解围，奔窜山西。讷相督兵回防直隶，初有献计于讷相者，言潞城，黎城之间有一小径，循太行东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径趋直隶之临洛关。近时商贾皆由此往来，其路甚捷。然有险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虽十万之众不能过也。讷相拘守太平时旧制，以为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请山西巡抚派兵守之。咨未及达，而贼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东出。是时讷相方督凯旋之军万余人，次临洛关。先一日有冒讷相旗帜，

贵州县供张者，盖贼之先驱已过而北矣，而讷相尚未知也。次临洺之日，贼众麇至，官军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讷相以数十人走入广平府城，尽失其关防、令箭、军资、军书等物，幕友吏仆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广平知府为之稟达省垣。是时桂燕山相国（桂良）以刑部尚书驻守保定，为之入奏。讷相奉旨革职拿问。贼焰由此大张。盖讷相为承平大吏已数十年，养尊处优，素不知兵，行军既无侦探，又无营垒，加以拘牵文例，故及于败云。

江忠烈公殉难庐州

新宁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节，出于天性，猿臂长身，目炯炯有神，顾盼磊然。与人交，披肝沥胆，终始不渝。尤爱才服善，闻人孝友节义事，务成就阐扬之。尝以公车至京师，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是时，天下尚承平也。后江公知浙江秀水县事，卓著循声。丁忧归里，会广西洪、杨等贼势焰日张，江公出参副都统乌兰泰公军事，甚相契合。乌公既遇伏殉难，江公遂自募楚勇千余人与贼搏战。楚勇出境剿贼，由此始。全州蓑衣渡之役，以寡击众，杀贼数千，炮毙贼渠冯云山，威名大著。尝率所部援桂林，保长沙，守南昌，厥功甚伟。由县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抚。是时，江公方在武昌庀守具，奉诏云：“楚皖一体，当相其缓急为去留，不必以成命为拘。”江公以庐州事急，率所部千余人力疾遄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剧。复有旨令暂驻六安，俟兵饷齐集，相机前进。庐州知府胡元炜具稟告急，诡言庐州粮械极富，团勇多而得力。江公以为庐州重地，有可守之资而弃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

安，自率其半驰赴庐州。问元炜以守具，则糗粮军火一无所有。守城兵仅元炜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数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庐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数不敷一门之守。江公悟为元炜所给，且知庐州城万无可守，然既已至庐，不肯为弃城退守计。又怒元炜不能布置于平日，复诡词贻误于临时，每见必斥责之，元炜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见水西门枕高阜，环城一面皆山，度贼必据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门，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听，庐民赴之者万余人。部署稍定，越日贼大至，环城急攻，驾云梯攀堞，官军屡击却之。贼穴东城威武门为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贼黄襦据隧口下窥，外委冯贵引刀劈削其面，贼惊噪，官军自城上掷火弹击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门，贼据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众力请公宿城下。贼复穴水西门，伏地雷轰城，崩数丈。公跃而起，手大旗缘堞上督众，连毙贼目，堵筑阙口。会援师数道，皆为贼所败，城中势益孤。元炜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门，勇首徐淮故县役也，素无赖，与贼交通，夜开门引贼。城上兵与贼鏖战竟夕，天且明，雾蔽蔽如雨。江公左右拥公行，公手剑自刎，不殊。都司马良勋负公疾驰，公啮其耳，良勋负痛，因堕地，至水关桥，自投古塘，死之。从公死者，曰布政使刘裕铨、知府陈源充、同知邹汉勋、胡子雍、副将松安、都司马良勋、戴文澜、县丞艾延辉、兴福，时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炜竟降于贼。或云元炜之初仕也，告贷戚友，得数百金，将入都，捐从九杂职。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来共渡，与语甚洽，因结伴同行，入都后，僦屋共居焉。越月余，其人忽问元炜曰：“子来何事？”曰：“将捐官。”曰：“然则盍将履历示我？”元炜示之。数日后，忽谓